

專題影像攝影師 沈昭良 用攝影將臺灣推向世界舞臺 《Stage》紀錄在地風華

專訪

【記者李又如專訪】10月底在臺北市立美術館的「幻影現實」攝影展，昏暗的燈光，一幅幅霓虹色彩的舞臺車照片掛在展間，彷彿踏入如夢般的場景。展後的對談會上，在昔日老師攝影家張照堂，以及任職於自由時報的前主管藍祖尉等人面前，他是個謙遜的學生；而平日下午，他變成一位嚴格的老師。拍攝的臺灣傳統舞臺車作品《Stage》榮獲多項國際大獎，也帶著作品至法國、西班牙、加拿大、日本、香港等地展覽，今年又奪得紐約「Artists Wanted：2011年度攝影獎」，是首位獲得此項年度攝影獎的臺灣攝影家。他是大傳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沈昭良，攝影幾乎已變成他生活中的唯一，「我的生活90%都跟攝影有關，連休閒活動都是拍照。」

嚴師底下的感知攝影

從99學年度開始在本校教書，沈昭良在大多數學生中的印象，是嚴格、要求完美，但總是不乏推薦，「他讓我成為一個有想法、有感知的攝影人。」大傳系校友梁琮閔說，很多人自以為早熟悉了眼前一切事物景象，便失去了持續探索世界的好奇心，「但老師總是帶我們看見不同的可能。」在沈昭良的課堂裡，大家圍著一張長桌，輪流討論自己的作品，他一針見血的評論總是讓學生可以立即發現自己的缺點；也曾讓全班同學站到椅子、桌子上，「你們看見了嗎？觀察事物，不是只有一種觀點。」

工作繁忙，還願意到多所學校兼課，沈昭良認為這是一種「心情上的轉換」。他提到，他的課都是選修制，願意選課的，都是想學習的學生，「我覺得可以在工作之外將這些經驗傳授給他人，是很好的分享。」他也曾在課堂上提過，學生的作品，是另一道看世界的窗，讓他可以在工作之餘看見更多不同的風景。沈昭良認為要讓攝影進步，「就是多拍、多討論、修正之後，再繼續拍。」每一個過程都是不可或缺，就如同他在課堂上反覆進行的安排一樣。「還要多閱讀成熟攝影家的作品，知道別人在做什麼、已經做了什麼，我們還可以在別人拍過的基礎上找到什麼樣的嘗試？」

不斷紀錄 攝影成為終身職志

大學念的是電影，退伍後赴日讀視覺傳播，到1996年踏進自由時報，終於認定攝影將成終身之職，「或許跟個性有關，攝影這件事可以一個人完成。」他笑說，「相對於拍電影，我不會因為攝影而吃不飽。」攝影也是他抒發心情的媒介、唯一的出口。「

再加上可傳播性、易近性也比較高，一本攝影集可以拿在手上給別人翻閱，而電影、紀錄片就有一些播映器材上的限制。」在新聞圈深耕多年，直到狗仔文化的入侵，他才黯然退出，「我們拍的都是一樣的東西，但是市場重視的、使用的東西不一樣了。」於是他轉向創作，「但是我在做的事情仍然沒有變。」他仍繼續紀錄，不曾偏離。

實地走訪田調 定義出不同風景

從《築地魚市場》、《印象南方澳》到《玉蘭》，他的題材，是紀錄默默付出的小人物，「我對庶民社會一直都很有興趣，」沈昭良笑說，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，「但我每次都能從人身上獲得一些感動，從小人物身上發現一些人類卓越的美好品德。」他總是能在我們都熟悉的題材上面，建立出不同的風景，但仔細觀察，它們都是我們從來沒有注意過的既有形象。就像奪得多項攝影大獎，甫獲得美國IPA國際攝影獎紀實攝影集首獎、獨立出版類第二名的作品《Stage》，以肖像方式，將臺灣傳統的舞臺車當作主角，便是我們記憶裡可能都看過、卻總是忽略的影像。

《Stage》拍攝過程歷時5年，從中便可看見沈昭良的態度。他說，這個題材是偶然從另個題目《臺灣綜藝團》的拍攝過程中發現，「我覺得可以針對舞臺車做更深刻的書寫。」選擇在天黑前15分鐘用大型相機拍攝，一天幾乎只能拍一張照片，事前需要多少的觀察、協調、溝通，更不用說憑藉他多少年來的經驗和對器材的熟悉度，才有辦法一次快門定生死。特別的是，相片裡並沒有人，「但看著看著，你就會開始想像人的流動。」沈昭良說，是比較過後，才選擇把人抽離，用較當代感的方式呈現。「我們常對不熟悉的事物，預設太多執行上的困難，居民會不會反對、要怎麼清場？但只要親自走一趟便會明白，」他懇切的結論，「沒有人的風景，是可以靠等待達成的。」實地走訪，親身接觸，這是沈昭良攝影的方式，「我是透過攝影在做田野調查，和社會有更緊密的連繫。」

「攝影是思想的問題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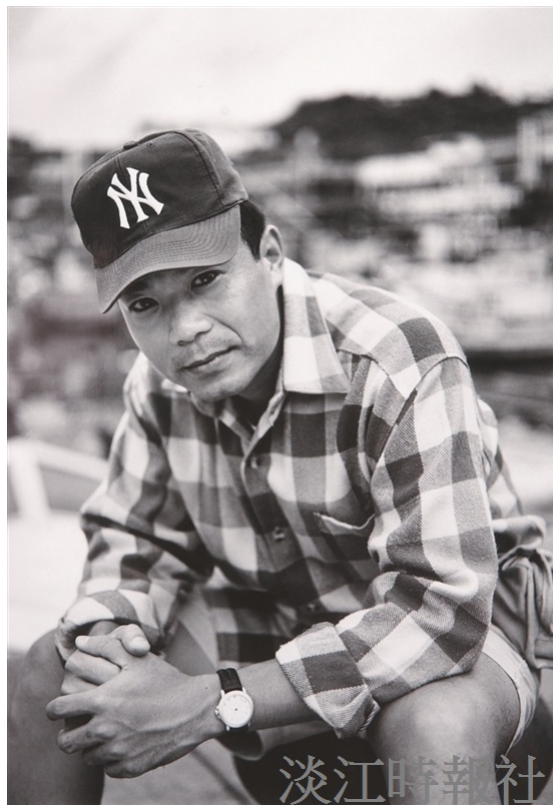
他曾經在自己官網的攝影札記裡這麼感嘆道，以人類活動與生存狀況為主體的傳統寫實影像，「已然處在沈寂的邊陲。」很少有人願意投入這麼長的時間去紀錄一件事情，沈昭良也看見，近年來學生的題材也漸漸轉向創作方面，「當底子不夠深、不夠扎實的時候，格局就會變得很小。」他比喻，1998年在臺灣曾經風靡一時、一窩蜂爭相開的蛋塔店，「而最後留下的，只有真正知道蛋塔『精神』的人。」模仿是不夠的，我們有沒有辦法將之內化，變成我們自己的樣子、能不能思考得更深、更廣才是關鍵。沈昭良認為，「攝影是可以有很大的企圖的，我們可以透過攝影去看見更多的東西，發現問題。」而現在大多數年輕人的創作卻是跟著風向在走。所以他在課堂上面

對學生的題目時，總是會追問「為什麼？」讓學生有自己的主見。

不只快門瞬間 時間流動中看見價值

沈昭良突破自己既有的風格，走向當代，下一步會怎麼走？一直都在學習的他說：「未來會怎麼樣，我也很期待。」拍照這件事，除了剎那而逝的快門瞬間，對他而言，更具意義的是在時間的流動中，重新去「看見」這個題材。「或許沒有所有的被攝者都放下心房，但我總嘗試在那樣的距離中再靠近一點。」有人說，這樣追根究底、要求完美的個性源自於日本教育，「我只是不那麼容易放棄。」沈昭良說，「這也是種臺灣精神吧！」優秀的作品，無論是源於熱情、長期投入的田野調查；是比別人看見更多的攝影眼、是天分、還是不斷嘗試突破的練習？沈昭良總是落下這麼一句，「我就是認真做好我想做的事情。」簡單的信念，便是臺灣精神的最佳展現，「而我覺得，我有幸做攝影。」

2012/11/19



10月底在臺北市立美術館的「幻影現實」攝影展，昏暗的燈光，一幅幅霓虹色彩的舞臺車照片掛在展間，彷彿踏入如夢般的場景。展後的對談會上，在昔日老師攝影家張照堂，以及任職於自由時報的前主管藍祖尉等人面前，他是個謙遜的學生；而平日下午，他變成一位嚴格的老師。拍攝的臺灣傳統舞臺車作品《Stage》榮獲多項國際大獎，也帶著作品至法國、西班牙、加拿大、日本、香港等地展覽，今年又奪得紐約「Artists Wanted：2011年度攝影獎」，是首位獲得此項年度攝影獎的臺灣攝影家。他是大傳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沈昭良，攝影幾乎已變成他生活中的唯一，「我的生活90%都跟攝影有關，連休閒活動都是拍照。」（文／李又如、圖／沈昭良提供）

